

欽定三國志

吳志卷十一之二十

欽定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吳志卷一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

氏其興矣及母懷姙堅夢傷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

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

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磨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

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與其子韶屬勳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

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

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

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一

弟賢稱地公將軍寶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弟梁稱人公將軍

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

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路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

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

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驍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京之結臣不見

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

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

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鵠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

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

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

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以稷卨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

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

思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

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

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

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愧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

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

案王氏譜廞字通羅晉太保辟

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廞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廞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卽承檄

勒兵襲廞廞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實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廞曰刺史豈有所客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廞見堅驚曰兵自求賞

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廞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廞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記咨字子讎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韓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咨

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

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

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

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督堅臥與相見無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何卒然而起拔劍罵咎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

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

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

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曰人城中

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

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

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屬幘

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

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根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營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其起所以術跋踣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

壯乃遣將軍李儼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

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

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兒頗能用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愼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愼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

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敵萬人不知但靖也

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愼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愼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愼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

愼又不能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使語溫自以克在且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圍愼乘輜重走果如孤策喜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

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始死亡失印綬此不爲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驍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

利兵驍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蹇卓所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蹇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堅軍城南甌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

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大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

居住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知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置謂之僞不亦輕乎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

居注不知六璽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玉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置置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紹遣會稽周闕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闕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關闕即收合兵衆得二千

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等豫州戰失利會次兄九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

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軍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

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

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實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證

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備

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雄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

都魏書曰策常嗣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

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

下撥糧英雄備保各據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夢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紓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誓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執紘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騁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響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溯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實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

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詔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臨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

笑曰開明能坐臥動搖不常聊戲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戲之立死與有異力虎乘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附昭於處中程實請舉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等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資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黃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

陵張紘蔡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部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策南許拜獻方物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

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策諫之敵設非謬之備急箴因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

傳有大計無不懷懼旋知供備負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

想是流安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嚮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

悉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龍州郡雄豪開聲義議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

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無依北幽劉繇決力江許

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繫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

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

聖德宜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

之權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橫臂同心而疾之以中

士希戰之兵當邊地劫掠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憐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變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忠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枝離若除其偏去其顛必成中興之義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與之美此誠所望於賢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舊章推宗室之諸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墮頽

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意雖遠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率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感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

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爲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走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

知術鳴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勳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譟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

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縣欽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

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八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

顧所不克地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懷倖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在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

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微命惟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

之亡策越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後衍死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稱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圖之僞與勳好盟

勦斬得術衆時豫章上緣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勦勦攻取之勦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勦衆悉降

勦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勦典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盾女婿黃琦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

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勦於皖城勦糧食少無以和振乃遣從弟偕告曜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緣使詣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

乃報勦具說形狀使勦來襲取之勦得偕書便帶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勦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勦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黃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勦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

襲皖城即克之得備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營德所得人東詣吳黃輔又於彭澤破勦勦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

投西塞至所鎮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勦策復就攻大破勦勦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勦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

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

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賊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聞躍百倍心精意果各脫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

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

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虞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勦

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

曹公力未能還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劉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

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承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

爲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爾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壩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惟泣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懼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卽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曙令豫具艤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艤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艤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狠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卽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卽催斬之祀首於市諸事之者尙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縣求福志林子已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索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薨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符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禁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貴以長沙葉張津以零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曹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江表傳之虛知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騰騰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早不雨道塗艱隘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艤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祿假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搃至濶淵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斂其尸天夜忽更與策之明日往視不知所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

未詳
是塞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

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瑯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

運糧備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賊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

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賞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

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

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

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

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

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問其心腹且深險礪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遽師

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

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

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

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亦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

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議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

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孫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為

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

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

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卒然奮發有倖古矣詩

云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

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

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劍皆分髮須臾卒搜

神記曰：蜀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

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剗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容名號於既往，達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清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援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覲觀之心於情，雖達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旦俱殲○

臣龍官

按萬宜作方想當時傳寫誤方爲万因正万爲萬魏志賈詡傳注屠

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咨字子議○毛本作子儀

拒讎九十里注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旦有五色氣○文選作每旦有五色氣

爲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堅薨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監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自刃太平御覽作白削